



由我的散文体小说《风吹麦浪》和《望长安》改编的散文电影《风吹麦浪》,9月10日在全国上映,讲述了女主人公用绘画艺术为家乡脱贫的故事。

王洁是我前年结识的文友。前年5月在陕西宝鸡凤县采风时,她一路陪同我们,给我讲了许多她的经历,我最感兴趣的是她对文学的那份执着。

秋天的收获

红孩

说中的人物,说,您在小说《风吹麦浪》和《望长安》中,有意把麦穗这个人物从农村写进城里,最后又回到农村,是不是在做一种暗示呢?

我和王洁在对话的过程中,公路两侧麦田里的麦子已经泛黄了。眼看就要到6月了,空气中开始散发着麦香。

从凤县回西安途中,王洁说她有个想法,《风吹麦浪》和《望长安》很适合改编成电影,她想做个尝试。

几天后,王洁就找到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惠东,把和我商量拍散文电影的想法讲给惠东听。

整个电影要淡化情节,不靠矛盾冲突,要通过画面、情绪、形象、思想来带人,最终引起观众的共鸣。

时间过去半个月,关中平原的麦子熟了。王洁利用双休日,专门跑回老家扶风,到麦田里去收割。

在接下来的日子,影视团便马不停蹄地运作这部《风吹麦浪》。西安户县是全国三大农民画乡之一,现在已经更名为郿区。

开拍前在西安市的省政府招待所举办了开机仪式,陕西的许多文友都前来捧场,在即兴讲话时我说:“作为一个写作者,文字被改编成影视作品,肯定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。”

本来说好我要到拍摄现场探班的,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去成。5月25日,借到西安出席西部散文论坛的机会,我电话联系王洁。

如今,这幅“泛着麦香”的农民画“风吹麦浪”就悬挂在我的书桌前。每当我写作疲惫的时候,只要抬头看一眼那画,身上瞬间就会涌动无尽的力量。

红孩,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,《中国文化报》文学副刊主编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

杜甫草堂是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居所。导游介绍说,公元759年冬天,杜甫为避“安史之乱”,携带家人由陇右(今甘肃省)入蜀辗转来到成都。

草堂的正门,相对于诗圣的声名,异常朴素而低调,沿着围墙一眼看过去,几乎不用仰视。

步入草堂庭院,满目清翠,曲水环抱,鸟语花香,石桥连连;亭台廊馆掩映在苍翠竹之间,让人感觉清新、典雅、自然、舒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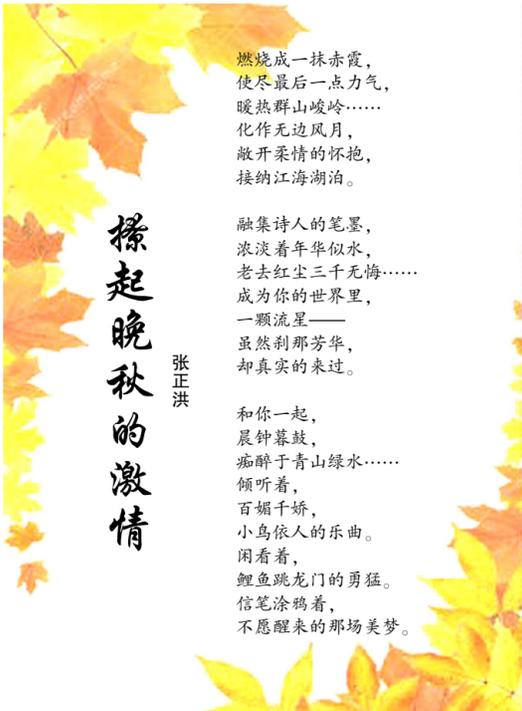
在这间朴素茅屋内,我闭目凝神,静静地感受着诗人那遗存千年的生命气息,体会到诗人颠沛流离生活的清苦,为诗人在这“雨脚如麻未断绝”的茅屋内完成了《春夜喜雨》《卜居》《江村》等200多首脍炙人口的诗篇而感到震惊。

在草堂幽静的园林中漫步,看到最多的是后人对杜甫的歌咏和赞颂。杜甫在成都期间,满怀着罕见的温情与细腻的笔触,传神地描绘着成都的风光物态与蜀地的风土人情。

有了固定的工作,实在是没有办法,在1910年,父亲周劭纲带着年幼的儿子大鸾,投奔到在奉天省(辽宁省)铁岭当税捐局主事的哥哥周济渠处。

后来,这位从驸马巷飞出去的大鸾,怀揣着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的梦想,从吟罢“大江歌罢掉头东”的诗句开始,他与整个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,他就是开国总理——周恩来。

因为一个人,爱上一座城;因为一个人,爱上驸马巷! 驸马巷如烛照四方。



张正洪

燃烧成一抹赤霞,使尽最后一点力气,暖热群山峻岭……化作无边风月,敞开柔情的怀抱,接纳江海湖泊。

融集诗人的笔墨,浓淡着年华似水,老去红尘三千无悔……成为你的世界里,一颗流星——虽然刹那芳华,却真实的来过。

和你一起,晨钟暮鼓,痴醉于青山绿水……倾听着,百媚千娇,小鸟依人的乐曲。闲看着,鲤鱼跳龙门的勇猛。信笔涂鸦着,不愿醒来的那场美梦。



段立志作

走马巷

纪效成

但是驸马黄琛的故事依然在流传,家住驸马巷的老人们依然在茶余饭后话黄琛。

驸马巷或许是因为受到文墨的滋润,或许是因为得到在望仙桥升仙的仙人的恩泽,终于在1898年3月5日,终于迎来了一位世纪伟人。

1898年的3月5日,驸马巷7号的

主人周劭纲的妻子万氏生下一个男婴。万氏在临盆之前,梦见有一只鸾凤般的神鸟飞入怀中,全家人都认为是吉兆,于是便给男婴起了个乳名“大鸾”,谐音恩来,字翔宇,有美丽的神鸟在天空中飞翔着,给全家带来了恩泽的意思。

大鸾天资聪颖,勤奋好学,有孝心。谁知家庭遭遇困难,母亲病逝,父亲没

我是一片树叶

淮安市新安小学六(5)班 胡熙雯



春姑娘迈着轻盈的步伐悄悄地来到了人间,将睡梦中的我轻轻唤醒……

我伸展着嫩绿的四肢,想呼吸一下春天的气息,可除了浓浓的烟味,什么也闻不到了。

我睁开惺忪的睡眼,发现自己变成了一片树叶。环顾四周,只见天空阴沉沉的,太阳也被乌云遮住了火热的脸庞。

“之前不是这样。”树婆婆说。“那是什么样的?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原来,这里是美丽的乡村。一望无际的田野,绿草如茵,花朵绽放着美丽的笑脸。

孩子们迫不及待地脱去了棉袄,跑出来,在田野里追逐、嬉戏。勤劳的人们下田劳作,他们一边劳作,一边与朋友说说笑笑,有时还唱着欢快的民歌。

不用树婆婆再说,我都知道了,望着树婆婆,她满头的绿发早已所剩不多了,只有零零碎碎的几点绿,没有生机。“咳咳,我也不行了,要倒下了……”

终于,河水清澈了,前方出现了一片绿——是草原!望着这黄中显绿,绿中带黄的草原,我却不禁担忧起来:人类,这草原会是最后的一抹绿吗?

指导老师:王勇